左忠毅公集

左忠毅公集卷之二

桐城左光斗共之甫著

奏疏

懸救遼東饑寒疏

題爲懸救遼東饑寒事　皇上御極用人行政懿美不可殫述而首　注意東征將士　慨發帑金一百萬兩人但知　皇上布德施仁如斯周且渥也不知寒[illegible][illegible]之胆而壯我師之氣目下之不敢跳梁將刻

期撲滅先著全在於此固知　聖算神謨非臣子所
能仰贊萬一臣聞大兵之後必有大荒大荒之後必
有大疫近據經略揭報參以往來傳聞遼陽赤地千
里芻粟一空人馬倒臥道路枕籍則今日遼東之患
又不在無銀而在無用銀之處何也遼自用兵以來
米粟湧貴加以荒旱之餘石米四兩石粟三兩其一
石尚不及山東之四斗通計一百萬之賞分十五萬
之軍每石約爲六兩於銀不爲不多而此六兩者糴
米纔一石五斗耳縱是富人未免抱金饑死且各丁

月餉河東一兩五錢尚有三斗本色可以救夾河西一兩三錢盡以市米僅得三千而況無市處日騰日貴已不能支撑眼下如何捱過冬春不出數月遠必無民無民無民安能有兵無民無兵雖積金如山安所用之臣所謂非無銀之患而無用銀之處也爲今之計急截漕二十萬石乘風帆之便運至彼處令河西與河東一體分給本色各三斗仍量扣其折色俟來春耕作有獲再行區處昨巡餉之臣已議及之此今日救饑第一急着也頃歲徵調各兵皆以春夏起程夏

秋過都衣裳典盡赤體癯形大類病鶴匪惟無堅甲
乃更無寸縷久戍客兵大率類是京秋九月塞外草
衰轉盼隆冬饑夙之餘又將凍夙臣願　陛下惻然
軫念發帑銀二十萬　勅下戶部令廉幹司官作速
置買花布星夜解赴遼東每軍給布二疋花二斤一
如歲底之給散京軍者其餘趕騾趕車剝皮剝骨之
役亦量加賑恤庶挾纊之惠適當投水之期而裹革
之忠即在蓋帷之內矣此又救寒第一急着也臣聞
■■發極驕極近又餓極勢不得不决一戰我以飽

乃可以待饑我以煖乃可以待寒我以飽煖之仁乃可以待驕且發此淮陰所謂反其道而用之者也聞經略策奇制勝蓄銳養威行有待矣而客兵久戍思鄉亦以速一戰爲樂臣未知堪戰與否但既溫且飽矣而賊來不能一戰挫鋒以報　朝廷雨露至而霜雪隨之　陛下之天威又誰能貸者伏乞　皇上勅下戶部令截漕二十萬石多儲糧糗接濟啼饑　再發帑金二十萬兩置買花布用救號寒鼓人心而壯敵愾在此舉矣臣非不知　皇上已發百萬復爲此

無厭之求此等衣被之仁非出自　特恩無繇今將士感泣故敢冒昧以　請政以終一百萬之　鴻恩耳若夫長久之策必在通商惠賈以利民生省徭開屯以樂民業河東專主兵河西專主屯庶幾有救新撫臣袁應泰自能辦此總在　明旨一申飭而已臣無任激切屏營之至

遼士萬若千辛疏

題爲遼士萬若千辛遠學朝三暮四誰酌異同之論爲畫一之關以養士氣以廣　皇恩事臣惟三韓版蕩萬姓流離塗膏之餘纔以鎖尾卽青青子衿如鳥破巢如狗喪家躑躅展轉於　祖宗三百年來尊賢養士之恩忍死以歸　皇上　皇上旣　命寺院賑濟之安插之又　命臣等作養之此政天意之不忘遼而　皇上之所以不忘遼士也臣督理畿內學政者也今春三月事將竣接都察院准禮部咨文屬臣考

試遼東生員臣雖病憊餘生敢辭勞苦因調取三輔
附近居住各州縣遼生量給路費前赴通州除在山
東者不准收考又查出僞生一百八十名不考外據
安揷冊籍互相保結識認者共四百二十名嚴加考
試取一等卷四十名二等卷七十九名三四等有差
念其轉徙無依仰體　皇恩浩蕩姑免五六等以示
優恤將進儒童九名案既定宜講所以安置之者竊
惟今之安置遼士者議亦多端矣或以隨處寄學爲
便禮部儀司嗣會手本是也或以另建一學爲便寺

臣董應舉屢次條上方略是也或以附寄天津屯學爲便因以屯童納穀爲餼禮垣郭興言條奏學政是也臣請得析衷之夫隨便寄學是安插之別名也安插利於分各自爲居如行者之有家考試利於合總歸一處如邦畿之有止假令一人而考不成甲乙矣三五人而考不成黜陟矣將廩增於何分科舉於何定出貢於何序勢必合爲一處而后等第有高下先後有次序此斷斷不易之理也寺院議捐帑金千兩建學有其資矣擇河西木閣又擇楊村河東之間風

氣稍旺者爲遼生肄業有其地矣此自寺院處始若心經久長策而必待部院題覆　明旨允行恐尚在歲月之後遼生歸依無所顧瞻不定不能爲旦暮之待而臣亦謝事不能待矣無已則請據寺院禮垣二說之中而變通之可乎屯學擬附天津即衛學也天津軍民雜遝附以屯生又益以遼生四百未必欣然樂從臣反覆思維寺院駐劄武清則武清固遼士之丘隅也所委署學印之劉永茂見隨駐武清莫若將遼士寄名色於武清即以永茂領諸生案冊無事則

隨便而居臨試則傳檄而至如今日之為府學者考畢則散歸各縣臨考則歸併本庠是也迨建有新學另為區處其教官職業惟以幫補起復申請文移而止不得營情羔雉門兜追呼令諸生不安其性命之情臣謹斟酌於十五學之內四百二十人之中可當一中府定以一等四十名為廩二等前四十名為增補廩出貢一如府學例科舉百二十人編號仍用遼字制額除山東一名外約用三人待多士雲興仍補四名之額其餘一切舊廩舊增虛偽種種名色槩不

准理一以新案爲主而或以年淺舊廩將貢爲辭者毋論未必盡眞即間有眞矣而間關千里出死入生得脫腥膻鞈韎之餘不失衣冠文物之舊已爲厚幸必欲人人廩人人貢又盡十五學之人而皆如其廩與貢即以三輔爲學宮江海爲泮池不能盡厭其欲況乎倉卒奔命廩則來而附不來年淺近貢之廩來而年新貢遠之廩不來又豈情理之可盡信者乎安不可狃恩不可濫臣爲遺生籌之審矣至每學酌貢二人聽新院與寺臣酌議臣不敢與聞自前所急議

者有一等則有廪臣前疏所稱天津道申請屯童餘穀尚存七百餘石合照禮科原題事例將一等四十名毎名暫支稻穀十石作天啓三年廪數其屯生尚未送學衆人勤苦而耕之遼生安坐而食之亦未必心輸其四年以後應如寺院議以生員魏廷芬所捐之地入穀餼之永爲例庶鳥枝棲穩繞樹之身可安鼠壤糧餘飲河之腹亦滿腹滿而後恢復之氣壯身安而後忠義之志堅臣所爲酌議於三者之中而爲遼生策者如此更願自今以後　皇上毋忘遼士有

今日遼士毋忘昔日有遼東地方體　皇上之心刃日以遼生爲彊臣體　皇上念遼士之心須日以恢復爲事忠臣洒新亭之淚義士動故國之悲而后遼可圖也至於劉永茂舊以臨城知縣被論回籍寺院念其九死孤忠患難相收委署遼學取其與諸生休戚相關眞僞熟習惟是以不明不白之官行不眞不假之事終覺不便莫若聽吏部議妥除授禮部另給關防庶政體官常俱妥而本官亦得安心營職其俸薪輿馬亦聽寺院計處惟復別有定奪就惟　勅

下部院施行奉　聖旨這遠生附武清學併照新案

廩貢俱依議行餘著該部議覆

專設援遼事例疏

題爲專設援遼事例以濟急需事竊惟賣官鬻爵一塗原衰世苟且之政即使鬻一官得一官之用而薄輸於公府厚償於民間　朝與吏市吏又與民市識者恥之甚至於今則公然入市攫官全不用金錢矣議者以爲不如已之便而兵興多事不可已也間之則終不可問也括商算緡一切亂政又零細瑣屑而無濟也臣嘗與科臣官應宸臺臣房壯麗言莫如專立援遼事例使二臣先後各有條陳　上聞矣臣請

再申言之臣聞太倉目前外解不滿四萬言之寒心而兩年事例亦不滿二萬大司徒非不闢門以招也巡視監督非不蒿目以求也而人莫有應者何也真者反竊而偽者易售也彼見夫上納之後需次冠帶冠帶之後需次上卯上卯之後需次就選而前後顛倒負之而趍有莫知其然而然者偃蹇歲月壯心已灰往返道途資斧行竭老死京華一官未得甚而憮心自儕真不可爲者矣竊於真不得不出於偽於是孔方之兄盡作黎丘之子雜而多端莫可窮詰賞奸

敎貳由來已漸夫復何言爲今之計誠設援遼事例名色聽其隨納隨選自中書光祿序班遞至府州縣首領佐貳毎官應銀若干量減若干當堂驗兌巡視監督各收一簿公同覩註一簿移送選司本月納銀次月隨即上選送簿之名先行發抄選後名簿不對巡視得執而問之此極簡易極直截而人又懽忻鼓舞赴如流水莫有便於此者何也朝入貲而夕爲郎人無守候之苦家有轉貲之門便一向堵在倉除目在堂吏無所舞文官無所摘發便一一青雲有路暮夜

無權不必乞靈於當塗何須輿援於中貴便三其有中書序班欲加寺副等項亦如前例隨加隨覆不必乞糧於鼠壤何勞市重於皇華便四市門既冷項首自除往日靡之而不去此後招之而不來便五而又開出首之塗凡作偽未選者准其自首於本等應納外量加罰治還以本官亦一道也已選者及選而劣轉者通行清查五年以內於本等應納追補外仍分別究治又一道也其餘一切省直移咨移文種種名色盡附之一炬可耳或曰出鈌之難也新舊之滯也

吏員實歷之無安頓也戶工二部之有牽制也臣竊以爲不然總計天下雜員僞者什九如銓疏所云一人之身前眞後假後眞前假設法淸汰而缺不勝用部不出數月內而人不厭遲矣通查太倉實收捱序移咨一新一舊間用而不虞積滯矣眞正考中歷事不過數十餘人分大選急選二欵以淸混冒而實歷不廢矣將勢急廹宜先戶部往見水衡事例盡係銅鐵不如歸併一處分銀不分例尤得實用是在兩部通融而不虞牽制矣此數策者洵然行之歲可得軍

儲自萬少亦不下七八十萬臣竊以為可行也此非臣之臆說也臣去冬發偽官五十餘人其偽文付部者部臣苦心搜剔復獲六千餘人南京吏部一日而咨土官九十九人其人又皆光祿序班等官官職愈崇錢糧愈大該部必當移咨守催此九百餘人者追之可得軍儲四五十萬業已下部自有歸着臣於是不覺撫膺而痛心焉御史之職申冤理枉市民攖一物人皆冤之官司得而問之　朝廷明開官爵之市而不得一官一爵之錢冤枉莫大焉而莫肯為　皇

上申理者罪在臣等故窒流塞源竊爲非專設事例不可臣又惟戶部之有督餉猶兵部之有經略也若使餉臣不得問餉猶經臣不得問兵亦何取於專設爲哉竊意尚書李汝華當專理九邊舊餉而遼東新餉一以委之李長庚仍遴擇廉能部臣如耿如杞其人者佐之而又重其事權外解不濟聽其會同戶科糸劾如附近邊兵應聽經略節制後期不至及挑選不精聽其會同兵科糸劾如是而一人之身飢飽自相知頭足自相顧省文移而破牽制莫善於此且也

有分勞無分權有分謗無分功度亦部臣之所樂從者此之不行而樞臣與經臣爭兵計臣與餉臣爭餉萬萬無不敗者矣　皇上倘不以臣言爲謬　勑下戸部酌量員覆或該部據揭　題覆危疆急着未必不小裨焉

足餉無過屯田疏

題爲足餉無過屯田用屯田無過水利懇乞　聖明申
飭當事著實舉行以濟急需以圖永賴事臣夙聞父
老言東南有可耕之人而無其田西北有可耕之田
而無其人旣侯　命闕下閒取農書水利及古人已
試陳迹略一講求頗得大意適承乏屯牧耕當問農
此其職已方今東事正與籌邉無策十八萬枵腹之
兵待八百萬畫餅之餉催外解之檄如火而不可得
求內解之涕如雨而不能得去搜而又搜搜到何

時派而又派派到何日止有漕運一脉而民力已竭加以旱乾水溢接濟不前河竭海漂種種難測其他意外之事中梗之患且未忍言若不汲汲講三年九年之儲而局局爲不終朝不終夕之計臣愚不知其可蚤夜以思只有屯田可以救急而今之屯田者不過按籍徵糧期於及額而已間有隱占多不可問然亦不必問也惟是西北不患無地而患不能墾以臣所聞京以東畿以南山以東兩河南以北荒原一望率數十里高者爲茂草窪者爲沮洳豈盡其地哉不

墾耳其不墾者苦旱兼苦澇也其苦旱與澇者惟知
聽命於天而不知有水利也一年而地荒二年而民
徙三年而地與民盡矣今有道於此使上之不爲魃
而下之不爲魚相反而相爲用去全害而得全利何
憚而久不爲此謹循陳上屯田水利三因十四議惟
皇上採擇焉其一曰因天之時五行之用誰能去
水三江震澤禹貢所稱厥土塗泥厥田下下昔之汙
萊今之沃壤何常之有近見荒蒲魚鱉蠃蛤之屬到
處有之自南而北風氣固然而謂水偏利在南偏害

在北火耕水耨鈌五行之二名曰誣天其一曰因地之利引漳溉鄴渠鄭富秦龍首白渠漢世尤盛民之歌曰涇水一石其泥數斗且溉且糞長我禾黍河源如脈地脉未改而謂水偏利在古偏害在今使瓠子之嘆長與宣房之績不顯名曰誣地其一曰因人之情南人惜水如惜血北人畏水如探湯習固使然亦未見其利耳翟方進壞陂而黃鵠之怨與召杜開陂而父母之歌作有之以爲利死且不避近日京東一帶多所開濬浸浸已見其利所在州縣亦知有爭水

者矣臣私喜之而謂水不宜北北不慣水拂耕鑿之情而失因民之利名曰誣人禹功明德惟是平水土濬溝洫而已未有不治河而治田者支流既分而全流自殺下流既洩而上流自安無昏墊之害而有灌溉之利此濬川之當議也沿河地方雖運河不敢開洩外其餘源流瀦委是不一水陂塘堤堰是不一用或故跡之可尋或方便之可設工力多者官爲量給費少者聽民自舉惟無水之處不必鑿空尋訪以蹈鄗鹿無虞之戒則疏渠之當議也秦漢之世鑿地爲

港掘地為井汲而得灌以畝一鍾卽東南地高水下車而溉之上農不能十畝北方水與地平數十頃直移時耳事半功倍難易懸殊則引流之當議也河流漸下地形轉高遠引不能平引亦不可將若之何其法閘河設壩以壅之大約如囊沙之意或壅二三尺或壅四五尺然後平而引之水與壩平流從上度遞流而下節節壅之亦復如是蓋不能俯地以就水而惟升水以就地支河淺流最宜用此卽如滏陽一河發源以至出口約七八百里得其利者僅一二縣餘皆

以低下棄去不曉此法故也則設牐之當議也蕩淺不時泛溢爲害加以秋水時至百川灌河壞民禾稼蕩民廬舍往往有之惟於入水之處設斗門以時啟閉旱則開之澇則塞之出水之處反是此建閘之當議也沿山帶溪最易導引山水暴漲沙石壓衝再行挑洗勞費不貲其法順水設陂以障之用河支不用河身支以上溉身聽其下行此設陂之當議也而必槩種秔稻恐不槩習得利轉微隨其高下聽其物宜宜粱宜菽宜薏宜芋宜蔬惟意所適總之水源一開

溉旱地之利勝水田之利一倍每畝之值亦增價三倍漸漸由而不知通而不倦而焦原盡澤國矣則相地之當議也春夏澆溉常苦水少秋冬無所用之常苦水多儲有餘以待不足法用池塘瀦淀以積之既可儲水待旱兼可種魚蒔蓮每見南方百畝之家率以五畝爲塘水不勝用利亦如其畝之所入倘不倣而行之或五家一塘或十餘家一塘居然同井遺意而築塘尤易於浚井但期築作如法可以注水不漏惟原窪下之處不必另設則池塘之當議也以一畝

十以十教百必用南人而南人寧為農夫不欲為農
師北地徭輕江南役重以走利如鶩之情乘避徭如
虎之勢吾土雖美樂郊可適但著為律令永為世業
不得一二年後即行告奪將負耒而來爭先恐後舉
鍤為雲決渠為雨此之謂也則招來之當議也四民
之業迭相為用南方士子不得志有司則棄為胥史
舞文犯科往往此輩若倣漢世力田之科令墾田若
干畝許令占籍而又不得地方本額且令官司與之
講明水學如胡瑗之教授門人不猶愈於白綴而蹻

青衿者乎盖先師與后稷並位勝與稍頓爭坐也則力田之科當議也虞文靖公建議於宋泰定之時聽富民欲得官者能以萬夫耕則爲萬夫長千夫百夫亦如之今其意可師也若令各屯衛所軍官及經歷俱以墾田多寡加級雖格外之勞來實本等之職業於計甚便今議者動抑豪强防其兼併不知富者樂耕則貧者轉貸但得地無曠土土無遺稅何妨勲戚貴近大賈富商駢集而來徙豪實塞實用此意則募富開爵之當議也宋巡行使者分道四出民苦不便

蘇軾力非之而治杭之日修治西河欲天下盡興水學毋亦行之介甫則不善行之文忠則善耳今水利之銜猶設而勸農之義無聞至於有司多所不解但得撫道而下箇箇得人又皆講求之熟路已試之成事如懷隆靖虜河內磁州海島先後諸賢分滿布列彼此呼應官無添設之煩民無追呼之擾穡人成功田畯至喜則擇人之當議也天津一處舊撫汪應蛟墾水田八千畆設兵二千用充額餉今援遼千名即八千畆多蕪且有申言種穀不如取葦者廢興由人

良可浩歎誠得練習明作一將官領兵數千屯之而天津一帶不足墾也永平負山瀕海擇官而墾亦如之附近關外得穀一石足抵漕之五石且屯且練用備不虞則擇將之當議也或者曰游惰之軍不任耰鉏是不然近見出關穀𧂐之狀覩關內如春臺壽域若棟其老弱使盡力南畝死且不憾而又計田行賞比於得級如宋給事廖剛之策其言曰執耒之勞較之操戈之危豈不特易夫驅之戰與驅之耕臣固知其必悅也則兵屯之當議也臣所言者止於臣屬耳

由　畿輔而九邊由關內而關外豈乏充國其人又豈乏武侯子儀其人而坐令金城祁山河中之績爲千古絶盛哉此數議者不煩公帑不勞民力而又皆出里樹畜老農常談無甚高論舉　朝皆言其可行而不肯行當事亦見爲當行而不肯力行　國家無事既以因循而不行有事又以張皇而不及行農既疲於養兵而不耕兵又耻於爲農而不耕謂見效遲在三年之後而三年後復然謂大利遲在十年之後而十年後復然譬之富人衣珠而餓死豈不惜哉宋

永年東南有粳始思虞文靖之言倣其意設海口萬戶業已無及勝國末季乞張士誠貸米數百斛反覆告急僅乃得之而終無救於亡矣可不寒心先臣徐貞明曾以尚實專理此役而事出創議難與慮始且欲以一身兼禹稷之任大開河工復井田之遺省東南之運語近迂濶會忌者而止乃其意不可磨也今潞水客談及治田存稿具在任事之難令人追憾無已今時勢廹矣過此不行更無行時伏乞　明天子照臨於上賢公卿百執事主持於下各舉所知知人

善任更新　勑下戸部酌議妥妥轉行所司着實舉
行勿拘故事勿急速效勿憚事始勿撓事終載入考
成一切有司首課農政田野不治即異能高等亦註
考下下其有不習者孳孳講求務期曉暢躬自勸相
單騎巡行阡陌問民疾苦不得勞民煩費無益民功
小有嫌怨臣等力爲張主迨試有成效破格超遷永
著爲令庶幾小墾小利大墾大利小利在地闢而民
聚民聚則墾者愈多大利在粟賤而民饒民饒則墾
者愈易生聚漸煩和糴轉便即不必省東南之漕而

亦不專靠東南之運矣信能行之三年十年而不少
見富足之效臣請受妄言之戮臣無任激切待命
之至

奸璫蔑　旨妄動疏

題爲奸璫蔑　旨妄動重擾百姓大累　皇仁懇乞
嚴諭禁戢併　速賜錮斥以蘇孑遺事臣閱邸報
見　御馬監曾理右監丞程登一本爲嚴催牧地租
銀等事內稱武清等州縣拖欠牧地租銀上年按屯
兩院具疏題　請錮免未奉　明旨欲要差舍人魏
高前去薊州玉田三河許成前去武清東安勾陽前
去昌平寶坻守催等情臣查牧地草場額解戶部充
餉外其餘責令有司秋成另項徵收解赴該監屢經

題　請載在卷案萬曆三十二年奸民李英何大貴
捏奏遺租比奉　皇上勑諭御馬監右監丞王昇會
同該撫按屯田御史秉公會查奏內事情果否虛實
若原係牧馬草場新近開墾未經報官起科地畝查
勘明實定立疆界照則徵糧以濟國用務使官民兩
便若有別情明白開寫會本奏請定奪欽此曰果否
虛實曰未經起科曰官民兩便曰秉公會查會奏煌
煌　聖語情見乎辭乃該監王昇不待會同勘明不
論有無遺地不論已起科未起科硬將玉田等處一

槩攤派銀一萬六千餘兩一地兩稅至今尚屬朦朧
先後按屯諸臣或　請蠲豁或　請停徵無非仰體
聖明已溺已饑之心爲　陛下救此一方民保此
一塊土耳該監若有人心直當　請蠲請停內外一
體爲　皇上布德施恩惠此三輔以綏四方而今日
奏鄉宦霸占明日奏有司抗違流離滿目略不動心
甚至無疾呻吟勿作題　知之說徑行徵取豈惟無
人心併無　朝廷矣夫救焚拯溺爲民請命臣等之
職即再朦朧取　旨臣等竊謂　明主可與忠言猶

當期期不奉而兇此悖　旨無　旨之事臣能縱而不問哉自有東事來此　畿輔一方命一塊土派而又派加而又加剝皮剝骨何負於　國而必須重疊小稅　請蠲請停不得且加擾焉將無謂　皇上實棄我使　朝廷薄情於根本而百姓飲怨於　一人王德　皇仁莫此爲甚萬一饑民饑軍相逼而爲盜賊魏高等不足惜該監之悔豈有及耶臣按萬曆會計錄該監馬房牧地原備公廨修理及兵部勇士四衛舊隸該監久已停止安得有減造車銃名色即

成造自有工部有十庫何須該監事而指稱邀警巧借事端開內教場之漸啟黷武之階該監之罪又不止說謊而已　武宗時谷大用曾以牧地之名混占莊田侵欺子粒先臣林俊上言利歸私室恐及　朝廷欲追贓賑濟至今想　祖宗朝之英斷伏乞　皇上念　祖宗定鼎重地孑遺窮民將此畧稅　特賜蠲除免留餘孽再起事端仍　勅該監安守本分無復妄動擾害致有他虞地方幸甚臣愚幸甚

地方興化有機疏

題爲地方興化有機人情鼓動已漸懇乞議開屯學儲材積粟以廣文教以訓武備事臣待罪屯牧因改學差在屯言屯曾一試之而稍見其效在學言學則有與學而兼可以佐屯者臣終不敢忘敝梁敝笱之思而使　國家不得收可大可久之績頃者　皇上特允閣臣請專設寺院董應舉經營屯擗慨發帑金十萬兩聽其便宜仰見我　皇上留心稼穡豳風七月之咏無時少輟於懷事苟可行且不惜發帑爲之

況乎不必發帑而有可以佐屯者乎據天津兵備副
使王弘祖詳前事內稱天啟元年十二月十九日蒙
提督學政監察御史左光斗批據河間府屯田水利
通判盧觀象呈前事內稱　國家之至不美者鬻爵
納粟之途也而人爭為之不諱　國家之至美者力
田文學之科也而人率迂而不為有道於此無鬻爵
納粟之名而可兼力田文學之實則今日之屯學是
也屯學之法先授以田百畝給以武生衣巾使之且
耕且讀且射寄學之後文藝有長力田有加收之庠

業益進而不已士益闢而功多即就田之入餉之庠從此而開貢從此而登科總以耕讀之令名成教養之實事使業傳之無窮而利收於未艾作法日廣教訓歲淺即不盡爲操弧射策之名儒久之必多馳驅禦侮之村士矣謹列條規開陳如左等因具呈蒙批

本院習射以勸武開屯以勸農兩利並存無如設屯學使查永平薊密諸道皆每歲有武生數十名況借之以開屯乎閩地方生儒接踵于耕田天因地因人似亦不容已者目前區畫經久規模及已盡未盡事

宜天津道一一確議以便具　題行緻隨該本道看得該廳爲屯田而議開屯學其意甚善其論可行惟有視衛學運學一體舉行而已按詩有曰攸介攸止烝我髦士朱紫陽曰士出於農而工商不與焉管仲曰農人之子恒爲農野處而不暱其秀民之能爲士者不足賴也所從來矣我　國家衛有學是軍之子得爲士運司有學是商之子得爲士今不使水耕火耨者與荷戈負販之子同沾圜橋觀聽之榮可乎本道以爲屯學之設斷當視諸衛學運學署其名曰瀛

海屯田儒學請　欽頒學記一顆則事有歸著而人知向往若夫作半真半假之事處若信若疑之間體輕而不尊恐法立而難久有負本院作養之美意多矣況乎美利之源既開於農人庠序之設何靳於髦士令將該廳條議各欵逐一備細參酌覆議外仍候具題明文至日施行一願入屯學者試其文理稍通更知騎射申本院收錄給以武生衣巾撥之水田二百畝使自耕之每畝收租稻一石惟本地人或不慣水田暫令耕水田五十畝收租五十石仍種白田五

十畝隨年之豐儉官生兩分之歲以爲常前件本道覆議得收錄之始一試其文再試其射果堪作養該廳呈院以屯田寄學生名色准免本身雜泛差役有司以禮相待耕田之數與納租之數俱如廳議該歲入租百石而博一衣巾名色之榮亦未爲濫也一屯學武生文藝優長遇考試之年欲送文試者免府縣二試徑送本院卷面明書屯字號文理一一視文童資質可進者准與入學前件本道覆議得屯生願赴文試者該廳造册徑送相應免其二試中有文理可進

者與充附學一屯學生員遇考試之期補廩補增一
如衛學其廩即以所種田收之入照文學例廩之前
件本道覆議得各生已充附者考居一等補廩考居
二等補增廩增之額應照衛學立學之初廩數難盈
出貢以食廩二十年爲期俟其人文漸盛挨次出序
月撥給以本色每月稻穀二石即以田所入給之一
屯學諸生每生員十名准作科舉一名以勵其進其
應定中額是在上裁非職所敢議也前件本道覆議
得科舉應試斷應取其一二以示鼓舞數之多寡未

可懸定以至中額尤未可輕議一屯學武生遇武科之年俱候職廳徑送本道免其府試既中之後如再加墾水田聽屯院咨部給劄聽用前件本道覆議得武舉之年願就武試者免其府中類試該廳造冊徑送本道亦與文試相倣相應准從中式後加墾水田另議一南北遠方有非河間人而願入屯學占籍准令收試入學附籍屯莊比照本地人或加種數畝以免地方占籍之爭前件本道覆議得爲屯田而開學人之南北非所拘也加種以苫遠人斷斷不可人既

種田即爲土著河間之人萬不得以冐籍啓爭也一
立屯學設官舍置人役一切經費俱屯官措辦不必
動官糈尺寸天津文學原有兩教官卽令一官攝理
亦不必更添教職前件本道覆議得一切經費不借
動于公帑則事無不舉日前刱立廟學所費不貲恐
難將詘而舉盈旣借官師亦應暫借衛學俟十年後
建宮設官未爲晩耳以上七欵俱簡要可見諸施行
者倘諸生借此梯榮意氣漸驕逋負租額荒蕪田土
者除黜名外仍加究治勿謂今日不道及也等因到

臣臣惟寓教于養者帝王之所以易世寓兵于農者地水之所以爲師今　國家日日養士而不得士之報則教非而養亦非日日養兵而不得兵之用則兵非而農亦非臣以爲救目前之急而猶存古人之遺者莫如屯學便臣逡巡兩年未敢具　題蓋一試於天津而得其地矣委之於盧觀象而得其人矣又今春出示曉諭人籍屯童俱赴天津開墾其各州縣舊墾者俱不准算而人爭趨如流水時方春暮樂往者十數家而臣又得其人情矣臣又恐其未的復親行

天津踏看我疆我理瞭如指掌而諸屯童之且耕且射者實有其地有其數有其人矣昨歲六伯畝今爲四千畝向之一望青草今爲滿目黃雲雞犬相聞魚蟹舉網風景依稀絕似江南雖秋水灌河之後而穰穰猶自可觀此皆前屯臣張慎言新屯臣馬鳴起苦心實績臣於是始信屯事之可興而屯學之可舉也信能舉之有七便焉臣去歲科試各州縣告開荒入籍者所至遮訴且本道俱已考送而臣不敢收一恐以客雜主起目前土著之爭二恐有人無田開他日

冒濫之路屯學設而地方無爭矣且田必在天津每田百畝入籍一名人孰肯捐重貲闢草萊而爲他人入籍者田既爲清楚之田人亦爲實在之人其便一海防營田每畝收租二石士與兵宜有異恐其多而難繼也每田一畝入租一石每試百人得租萬石試千人則十萬石矣日計不足歲計有餘其便二且既以屯占籍矣世其學不得不世其田田蕪者黜負租者黜告改學者黜顧名思義何說之辭是士子世世守其業　國家亦世世收其利也其視鬻爵納粟如

日中之市交易而退各不相顧者何如而况乎詐僞
公行半鉦顆粒未入大倉者哉其便三去年天津初
立官莊六伯畝秋獲三千石以示民榜樣耳然牛力
子種車梁廬舍工作顧覔爲費不貲有其人則田存
無其人則田廢安得常如盧觀象其人者而任之哉
屯學行而聽人自耕不見金錢之出但見籽粒之入
所謂少少許亦勝多多許也其便四平居無事天津
一鍾足敵五鍾今庚癸之呼既迫山海而咽喉之斷
又虞東南以附近之田養附近之兵二一鍾足敵十鍾

矣其便五項妖賊爲梗白糧不時至百官常祿至不能支業已見端矣若歲益米數萬斛卽不敢作　尚方之供亦可望果朝官之腹其便六且此力田者大率殷實而俊秀者也行之而三年後耰鋤之衆卽爲干城橫槊之儒卽爲露布通人於所已倦而轉人於所不知則其便七臣且未敢深言耳臣嘗過窮鄉小邑文學黯淺徒循故事不得不如額收之其實舉筆欲下未免違心今此遠來入籍者同以搦管儲　王國之楨又獨以舉趾佐縣官之急誰非吾人而乃有

斯焉坐者肉而跣者鹿亦大不平矣善乎道臣之言曰衛有學軍之子得爲士運司有學商之子得爲士而使火耕水耨者不得與荷戈負販之子同沾圜橋觀聽之榮蓋有激乎其言之哉故今日屯學之議斷當照衛學運學一體舉行者也然而所收一憑文藝也黜亦憑文藝也學宮不必另建也學官不必另設也廩餼不必出之宮也有立學之名無添學之實不過增博士弟子員數名而已惟科舉漸多則中式名數亦漸加此尚在數年之後然而增舉一名則增穀

已數十萬石矣　國家又何惜遼東事額而不為屯士開功名之路哉臣三年心血兩番目擊實見有此七便合之道聽七議而又皆已試之事將成之績故敢會同屯馬御史馬鳴起據實上　聞然非臣與屯臣之言也臣在津門賠寺院董應舉見其汲汲皇皇備極勞瘁而事屬創始卒難就緒若使屯學與而屯臣按亟微臣收籍庶幾事半功倍相與有成不然功名之路不開即添設卜寺院歲發帑十數萬豈能以一手一足奏績哉伏乞　皇上俯鑒愚誠非泛泛懸

空條陳者比即賜　命允結今秋滁場之局而開來

春于耜之端也政幸甚士子幸甚臣愚幸甚臣已巡

河間入籍子弟專候進止臣不勝激切待　命之至

比例建立武學疏

題為比例建立武學以修武備以廣作養事據大名兵備按察使詹爾選詳前事內稱本年五月二十八日據大名府知府趙𢓭詳前事內稱文武並用經國之常況射為六藝之一古人每於祀享隂習之郎國初令甲中試者亦試以騎射自承平久而重文輕武遂置弧矢於不講今三韓之土宇淪棄黔蜀之黠驁鴟張亦非無事時矣與其求折衝於草澤而未有應孰若畜禦侮於庠序而或得當今蒙本院蒿目憂

時加意作士以習射鼓舞諸生一時子衿咸能破的而幾輔間亦翕然向風矣然議者猶謂合不如分兼不如獨蓋以操觚而兼挽强者不患無進取之路惟力能貫革巧可脣揚而修辭未工者棄之不無可惜如遼蹟之翰墨之林則終非本色恐反爲浮薄者所議故不如分之便上馬擊賊下馬作露布豈非有用之材乃今武之不競政由弄柔翰以襲据綴之風恥距躍而無馳突之用故有不習孫吳而習風雅不諳韜略而繡鞶帨者雖日敦説可爲將乎豈賦詩眞能

退賊也故不如獨之便此大名習射童生彭鯤化等習射武生李嘉言等有剏置武學之呈而鄉紳亦有廣置武生之議也本府讀鄉紳廣置武生議曰廣置者謂兩京雖有武學不過以教統紈胄子耳茲欲推之郡邑以盡收跅弛之士而養之庠序之中以武經將略爲專業以勇略騎射爲科條一如諸生課習之例其試也邑拔而上之郡郡拔而上之監司監司拔而上之臺使凡入彀者給衣巾復其身優者復其家如諸生進學之例臺使歲試之監司季試之郡邑月試

之每試必有差等量行賞罰如諸生考試之例遇鄉大比武郎於其中彙送應試如諸生科舉之例其殊技異能屢試優等者擬賞外仍得咨送委用其惰窳不振者黜汰斥之如諸生優劣之例遇學臺按臨願改就儒試者准徑送院免其彙考如樂武生例而稍爲優之其肄業令各就教場射圃不必增舍其督訓屬在郡邑不必增官大率鬪其登進之途使有所嚮慕而思奮重其提調之權使有所詭竊而不敢又不爲一切束縛文具致防其業而滋之擾法至便也行

之無數將見决拾之儔與纓弁之倫齊驅並駕皆得以自樹於功名而武不爲絀矣人知有武則凡倜儻驍捷負俗使氣之輩不難俛首於上所磨厲以鳴劍登壇自喜以躍冶觸藩自愧而武不爲厲矣事平生聚教訓可武可文事急有勇知方可戰可守隱隱于城屹屹保障武且不俟張皇而自備矣所謂率子弟以衛父兄實戶垣以固堂奧覘彼驅役號召功政相萬耳縉紳之議如是其言最悉而亦鑿鑿可行卽本府原籍滇中州縣亦有武生皆附於儒學其進退黜

陟皆略比於文士如議中言況畿甸　神京外戸其
人慨慷而矜勇古記之矣茲者憲臺以習射收試武
童一時入彀者旣二十二人而挽强命中者咸思磨
厲自見豈宜一行輒罷似當題著爲令以貯多材學
不必另創卽庠序而是官不必另設卽師儒而是大
都以能射爲主射而能習制義者收之射而能談方
畧者急收之卽不工辭章而技絕人勇出衆者亦間
收之要必取之有額始不開濫觴之端試之必嚴始
不啓徼倖之路待之有禮始足示風勵之權兼之以

文始足洗椎魯之耻如是而干城腹心之士有不矜
奮以期效用者未之聞也或者謂武科未必得人則
今之制章取士豈盡古聖遺法而名臣碩輔悉用以
起家即唐之郭汾陽亦孰非以武舉進也蓋上之所
向下之所趨方今撫髀而歎乏人歌風而思猛士誠
闢其途以招之豈無嚮風而應者哉緣由照會到司
學詳本院蒙批據議設武學以儲材且有薊密永河
諸例可倣急當舉行以順輿情順廣二府事體相同
一併議妥以便具　題繳蒙此隨行據順德府呈為

比例北郡請立武學以作人材以振神氣事竊照經邦用文戡亂用武蓋綦重矣自古作士有薪槱之興于邁有烝徒之楫文武蓋不相離矣是以我　朝作養人材兩京設有儒學有武學學各有官以司教授其近京保定河間永平三郡亦各有武學蓋以　畿輔乃居重馭輕之地武士不可弁髦學宮爲將相發軔之初紘綱不可畸廢其毎歲學院發送武學作養若未易[illegible]指數獨念順永保河固爲近水樓臺眞順廣大亦是股肱良郡其拱衛　神京等重也其士之

歌鷹揚而舉於鄉等額也何以北有武學南郡獨無北郡稍能引弓者皆得列衿裾易頭角南郡射能穿楊破的者區區與齊民伍非所以示激勸崇武功也況自□□猖獗之後人人欲爲請纓其自中山以南皆趙魏故地猶多悲歌感慨之士聞 國讐而奮臂磨礪者隱然有封狼居胥之意幸蒙本院按臨閱文兼以閱武多士嚮應操弓反勝操觚上焉者文兹七襄射穿七札下焉者亦不至急風吹緩箭弱臂馭强弓之嘲藉令與北郡武學諸生角能於甘蠅飛衛之

途未知誰當環樹而走顧乃北郡有學以收錄之培育之南郡之士獨使之散處於草野混跡於坻伍容易喪志而廢業上之人亦與有責焉昔冦恂爲河內太守移書屬縣講兵肄射今幸遇本院先爲加意士之操弓而至者如雲無庸本府移書講肄矣維是武學不設終是畿南一缺典伏望本道轉詳學院每府創立武學即武學猝不能立姑以儒學兼其名以收目前習射之士即有武學亦不必另設職官姑以儒學代其官以省俸薪衙舍之費其與首善之人材

帝鑑之神氣未必無少補焉又據廣平府呈爲請立武學以修武備以廣作養事竊照畿南數載不一歲試即試亦不過衡文尺幅寸晷程一日之工拙定六等之賞罰止矣士生長其間且不識弓矢爲何物矧云習也今蒙本院軫念時艱槩復古制於操觚之外教之以射於錄文之餘廣之以武一時詩書子弟識上意指闡風而磨厲者且不難竭懸弧之力爲飲羽之奏矣此而審括彼而決拾揚穿百步者將不乏人而挽强命中者且肩相摩也平干墨子郡無能仰京

學涯渚乃今籍而紀之精七箭以上者二三十人善騎射者又四五十人此數十人者向非弄柔翰而思附青雲者耶遽棄之宮墻之外恐拂嚮往之初心驟混之章縫之側又啓僥倖之後進惟是文不工七襄而力能挽五石者上不難以武之名進之學能講六韜而技又能動七札者上又不止以武之途闢之無事則範我舍矢可以觀德有事則鳴鏑控弦可以禦侮如是無武學之名而有武學之實非儒士之質而有儒士之用誠一時之便計而千載之良規也合應

比照大名府議附武生於儒學而以教官董之月有
試歲有程一切優免禮待得比京武學諸生則庶人
人奮選否[illegible]之志而 國家收登壇之實効矣各緣由
呈詳到道據此看得文武兩途古出於一而後乃分
矣文以俎豆綰軍旅武以長戟笑毛錐不相能也然
文以禮樂飾治平武以干戈戡禍亂有相濟也今天
下恬熙日久武備日弛與宋室之聲容何以異三韓
弗靖菟號顧而莫可誰何則國之需武孰有如今日
之甚者乃台臺慮周桑土戒切衣袽下車未衡文先

較射廣錄武童若而人復其身且擬　上聞著爲令一時控弦矯矢者翕爾向風慨然有武學之請眞壯圖也第當此兵荒交窘內外交訌之秋而驟議創舉寧惟時不暇及實亦力莫能支莫若以廣厲之心行通融之法學附之文庠不必更設之學也官督以師儒不必更設之官也演武之場肄射之圃藉爲訓練之區不必更立之所也其未入彀耶登進之階自邑而郡而監司而臺使已入彀耶省試時勤優汰並用鄉大比武郎於中彙升以應至屢試優者仍得咨送

錄用願就儒試者復准赴院甄收總之略文而右射所爲激厲而拔擢之者一如諸生例則待以國士有不以國士報者豈人情哉或者曰天保治內采薇治外軍容不入國國容不入軍其途原分而學奚以合是不然古者寓兵於農以內政寄軍令以敦說司折衝比比而是今獨不可以文庠當武序儒師作武傅乎而況游武技於文壘之林左陶右淑日漸月摩有飛揚之氣而無詭竊之習有輕緩之風而無稚魯之態咫尺自樹已有足觀又況優容拾級以登之得當

一面則讓如公孫仁如國華雅如武穆詎庸如不權
輿於今日也哉蹋信乎附學一議所可布之功令以
壯　國衛者也等因到臣竊惟順天之設有武學督
學專官與文學等　祖制良有深意即薊密與永平
保定河間等處每歲亦議武生六七十名寄學其能
武與否皆不可知而相沿已久惟眞順廣大四府則
虛無人焉入郡之內偏枯若此殊不可解豈近邊重
武腹裡重文非　上靳而不與則士薄而不爲耳今
時不爲不岌岌矣職待罪學政倣會典及　欽約串

諭諸生習射兼使其子弟習之一時儒童彬彬家孤
矢而人决拾除文理平通者職收入庠序外其餘不
勝收亦不忍棄且恐有終不能文者矣職之初心寔
欲合有用之文爲有用之武而復棄有用之武轉趨
無用之文殊甚惜之在北四府則有武生之名而無
其實在南四府則有武生之實而靳其名此士紳所
以不平而鳴道府所以比例而請也近據帛州棗强
武邑衡水報稱擒禦妖賊多係生童職已檄行分別
獎賞外激發人心全在此舉合應比照順永保河事

例每遇考試職親試之儒童能中五矢以上者准收試七矢以上者准給武生衣巾復其身即附入儒學內學不必另設官不必另添其能文者徑送院試武科年分即就此中起送既不能文又不能武者黜之其永平河間保定薊密等處武生容職於巡行特嚴加甄別務使文成其爲文武成其爲武庶幾名實各相副而彼此競相勸行之二三年安知無岳武穆奮起於諸生郭子儀媲興於武舉也哉既經道臣查議前來理合具

題伏乞　聖明　俯賜俞允施行

去臣忠直當還疏

題爲去臣忠直當還微臣苟免宜去事臣以言官提
督學政叨
恩擢授大理寺丞講敎明刑無一而可
伏念書云臣下不匡其刑墨則官守言責臣更覺有
不容苟免者臣去年三月曾隨科道惠世揚等俀有
奸相與兵内監典兵外戚典兵一疏叅劾沈㴶劉朝
鄭養性等於特烈火投毛自分不免已而諸臣告者
告假者假而熊德陽江秉謙遂謫矣雖微罪而去别
借事端而推原本末總爲此一疏乃舊刑部尚書王

紀繼臣等公正發憤揚庭疾呼遂蒙　嚴譴侯震暘亦再疏再譴口銜手握霜露已成鼻抵首搶道路爲戒葢臣等不意有今日久矣幸而天牖　聖明未幾而摧敗朝以謀行邊敗養性以通妖敗今又以謀駐杭城敗諸臣之言不幸一一驗矣諸臣亦何負於國哉假令孽戚不通妖不謀駐杭城罪璫不謀行邊則摧之闢通顯狀亦不大敗至此而紀等之言猶或爲私憂過計者疾惡太嚴者今而後乃始恨其憂之不遠疾之不嚴也然則紀等亦何負於　國哉紀以

大臣行言官之事而臣不能以言官同大臣之罰且不能以言官同言官之罰中夜循省寔疾厥心屈指言事諸臣止臣等一二人在臣若不言誰爲言者昔日者　國之有是衆所惡今日者　國之有是如日在天臣所以痛定思痛而願爲　陛下一瀝血也不但此也先年一月之間　遺弓再泣臣與楊璉力爭移宮葢親見　皇上之孤危避宮之𩪬𩪬此時　宗廟　社稷爲重臣等只知有　皇上安問其他追公私疏上觸怒　宮闈謫臣單疏　傳呼大臣垂簾處

分臣等同咨諸臣嚼指出血爲臣營救無策蓋九月
初三日事也賴　皇上不往　乾清宮取臣疏於
慈慶宮　睿覽因發閣票徵臣始生臣於時寧爲褚
遂良不爲許敬宗自分已決具在　皇上屢諭中旣
以　宮闈肅清仰求　皇上恩禮選侍仁至義盡一
疏見在　御前實與賈繼春揭同日拜發臣當奉
明旨詰責旋蒙　恩宥而選侍恩禮日漸加隆事如
是止矣後繼春以借用者挑搆不休卒被　嚴譴本
一事而强分作兩題本一念而硬坐爲兩袒樹欲靜

而風不寧波欲恬而機不可遏璉去繼春亦去兩人相視不得於言併不得於心此時科道中所謂借繼春以攻璉因借繼春以攻繼春者是也至今兩次賜環獨爾遐遺𤔡

聖明之雨露有私抑人情之愛憎至變而爲繼春者苦矣昨年發疏之後貽臣一書忠孝盈篇令人不忍卒讀而痛切猴悔根自至誠臣甚服之有臣若此還之西臺必能較然不欺其本心而超然不遂人牙後至范濟世生平端謹不能借人亦不受人借祇緣錯認人言以爲已誤繼春因而剖

心自明以謝繼春是繼春方出於借外而濟世又不覺入於借中臣所爲借繼春併借濟世也伏乞 陛下將王紀熊德陽江秉謙侯震暘賈繼春等同還原官資其忠直至臣先后同在事中而僥倖逸於罰外不與漣同去則媿漣不與繼春同去則媿繼春不與紀等同去則媿紀等凡此皆所謂苟免者也幸而免者 皇上不測之恩而不欲爲苟免者則微臣立身之義倘以忝竊今官括囊含章無咎無譽不爲諸臣明白一言於咨客之禍得矣不令曾遠笑人乎至詞

臣文震孟鄭鄤傳經抗疏一代之節義增光　天子

門生元年之　國體大損寺臣滿朝薦科臣毛士龍

銓臣徐大相明知觸忌言必盡而知必言有意衷忠

死者生而生不媿在微臣或未識其面而竊想其人

或未同其事而極高其義均之殷綱之宜速解而漢

晃之當急還者也顏之推有言士君子立身要有餘

地臣每三復此言同事堯舜之君不宜自碍　賜環

之路則夫宣鬯天下以太和而廣厲臣工以大義此

不特　皇上之事亦閣臣之事也奉　聖旨移宮事

情朕已屢諭明白其各官爭辨俱已有旨是非自見

何必煩言以後不得瀆奏取究該部知道

平章樞密並急事疏

題爲平章樞密並急事項東師再潰舉國震驚

皇上慨然　允廷臣請用孫承宗入閣矣又用解經邦經略矣外而封疆收拾有人內而樞密勿替相有人一時似覺可觀而中樞之地尚虛懸無屬在當國者或自有說惟是以至危至急之勢而缺至緊至要之官人心洶洶莫得其故查景太三年于謙爲本兵兼用儀銘七年謙因病在告又用石璞往時兼用兩人而今不得一焉偶爾有病且不能待况並其官而

無之者乎竊謂　朝廷旣得救時之人當竟救時之
用若如　祖宗朝閣臣高拱出掌吏部江淵出掌工
部故事　特命承宗掌本兵事庶幾授之以事假之
以權承宗必有以自効而一日在閣一日在部叅贊
專决亦各不相妨救嚴關而揚我武莫有急如此者
乞　勅元輔虛斷以定大計毋徒用其名而靳其實
也今惟　聖明裁斷　宗社幸甚臣愚幸甚

科臣挾逞私心倒翻國是疏

奏為科臣挾逞私心倒翻國是懇乞　聖明處分以保善類併乞　罷斥微臣以避賢路事臣惟君子之別於小人者清與濁而已矣君子之不能容小人猶小人之不能容君子也其清濁異則其好惡不得不異也然而鵲終不可以為烏梟終不可以為鶴其好惡殊其面目終不能易也此國是也臣于本月十九日接邸報見刑科給事中傅櫆為邪臣比暱匪人把持朝政衆皆側目人有危心懇乞　立賜處分以銷

隱憂以葆太和事內論臣及科臣魏大中除大中自疏外其云血性男子聰明丈夫粉飾虛名未敢顯然與清塗相背依附有道未敢公然與善類為仇似乎科臣猶知有有道有清塗有善類也者而一篇之中終不得其指歸着落何在倒戈於君子君子何人是身於小人小人何人汪文言之昭雪者前司寇前總憲也其題授中書者今閣臣也臣不聞也臣於山人墨客絕迹無往還臣官階已崇不藉延譽何事引為腹心臣有以知櫆之意矣櫆之意不利於考功有鄒

維璉不利於銓司有程國祥又不利於吏垣有魏大中一則逐之去一則不欲其留一則不欲其到任而懼臣之稍稍持清議也則併欲羅於一網維璉十八年砥礪臣未薦之為銓司亦常亟稱其才品國祥二十年清冷臣曾隨同鄉諸臣後一繳訪单雖未嘗期其必用而不敢自昧其良心大中為人不可親疎臣與落落而已凡此皆負海內之清望者也科臣何事必欲與之為仇也豈其性與人殊耶抑亦有神奸播弄撮造者日篔鼓其間不覺月側而心危遂手忙而

足亂耶人言科臣曾論清端大司農汪應蛟公論不許因求多於新安之人果爾是科臣一生與清人為難矣願科臣之慎思之也臣待罪風紀揚清激濁自臣職掌人材進退例得與聞何事攬泊如其納賄招權引用非類指有的寔當明白糾參若其未也科臣失言矣以科臣之權力能使 朝廷不能用人銓司不敢就列首垣不許到任把持朝政者莫科臣若科臣又嘗冒認東廠理刑傅繼教為兄弟脉絡機鋒長安冷覷久矣窟穴深藏布置已定將用邵輔忠陷毛

士龍故事比暱匪人者莫科臣若名義至重鬼神難
欺欲人勿知莫若勿爲廟科臣之愼持之也臣忝竊
非據久思避賢且見人心日下淸正難容義憤塡胸
生趣都盡何有一官伏乞　皇上勅下九卿科道從
公議處要見鄒維璉程國祥等是否淸品科臣身在
言路不能獎恬抜滯爲何掃除淸流顚倒國是併乞
將臣罷斥以謝科臣另選才賢代茲重地奉　聖旨
左光斗以淸望協持風紀這所奏心迹自明着照舊
供職該部知道

懇乞天恩放還疏

奏爲親老身病懇乞天恩放還以保餘生以安愚分事前月科臣傅櫆有疏論臣臣隨具疏乞罷奉聖旨左光斗以清望協持風紀這所奏心迹自明着照舊供職該部知道欽此臣以至愚極陋叨此知遇感極涕零謹于私寓恭設香案望闕叩頭謝恩訖臣雖奉明旨寔未敢即出供職方跼蹐以圖再請而臣病矣臣由萬曆三十五年進士筮仕中書六年行取選授浙江道御史候命七年差印馬屯田文授

北直隸提學先後黽勉五年陞授大理寺寺丞少卿歷俸又一年有餘蒙　恩改授今官臣之身已非臣有矣併非臣之親得而有之矣顧臣必有身而后可以致身臣必有身可致而后臣之父母得捐臣之身以致之　皇上緣臣奉職痴愚在屯差躬自攬轡巡行隴畝雖無微勞而北方水利之興自臣始病亦自此始在學差科考歲考俱屬一週寒暑晝夜首尾三載心血耗盡積有怔忡眩暈之症或通夕不寐或累日廢飧自知非攝生之道久欲求歸而臣父母勉以

大義不敢遽爾陳情以傷臣親之心而臣親老矣父年今八十母年七十有六昨忽貽臣書云聞兒新命甚喜來卿且官尚能許差給假否臣驚問家人乃知臣母實病而父諱之臣父母皆病而家書中並諱之迨臣不覺昏瞶倒地移時始甦延醫診視皆欲却走臣所有者惟此身耳臣無此身何以報臣親臣無親所生之身何以報　陛下臣即欲不向　陛下乞身豈可得哉矣裹間又見傳檄再疏大槩泛理君子小人前說淫人言一事闕臣屢疏屢揭已明鄒維璉

等諸事臺省公疏單疏已明傳繼教一事科臣自吐自証甚明臣皆不必言臣所慮者科臣能已見於天下矣得意之所勿再往快心之事勿再試臣雖去國終願科臣慎持之至　皇上初登寶極宮禁危疑臣勉循職分誓報　君父無罪爲幸何功可居科臣疏中猶知有功高夾目者乎此　宗社之福也敢不拜教伏乞　皇上鑒臣親老身病若情即允放歸或以罪過淺重別有處分亦惟　皇上之命臣再奉　明旨曰見任尚可　皇上曲體微臣自覺愈甚乃臣愚

循省實自見其未可敢披瀝悃誠惟　聖明垂鑒焉
臣無任激切待　命之至奉　聖旨左光斗向來忠
直朕所鑒知昨諭見任尚可正以不必控陳着遵旨
照舊供職該部知道

君命當遵臣誼難默疏

奏爲　君命當遵臣誼難嘿再陳决去之情以祈
允放事臣屢疏乞休親老身病自有至情非爲傳樾
之言也而樾不知昨於聞憂之後又復有言　聖旨
屢旨已明何乃又來瀆擾本內各官俱着遵　旨不
得奏辯該部知道欽此夫樾所言臣之事即屢旨剖
明之事臣即欲有言無非求　皇上明白其事而
皇上業已爲臣明之矣臣復何言顧臣有不容嘿嘿
者樾之不自反而尤人也臣自爲言路暫不許人於

陰亦誓不逼人於險傳繼教之事臣不過聊一點綴冀櫆醒悟終不敢盡言以辱士大夫而櫆必欲自揚其穢以致舉　朝之訟言於臣何尤同為臣子同此建明人如投石櫆則投水甚至各部大臣所不能得者櫆片語容移種種如意以至絲綸失職來閣臣之執爭於臣何尤櫆既不慊於心益求勝於言今日一疏如此明日一疏如彼以至屢疏更端重煩　明旨之詰責又於臣乎何尤臣之立身自有本末自待罪風紀以來以人事君淺媿未能好是懿德秉彝固爾

若使引用非人受人賄賂當明白指參臣實舉以聞
欑欑無以應今　明明在上穆穆布列一時觽用罔
非名碩欑欲一槩抹殺何其薄覷舉　朝士大夫豈
欑意中之事意中之人布置已定所謂火傳燈續類
引朋呼者別有一番人歟汪文言三月鍛鍊兩次拷
掠索臣等一事干涉無所得今　杖下游魂奄奄遠
竄未分人鬼尚未快於心歟頃者　震霆屢下死傷
相踵忠義寒心道路箝口欑爲言官不爲　主上壽
威巧爲中官逢怒臣竊不許也臣所自咎者欑爲臣

一旦展轉反覆以求必去至聞憂之後猶刻書草奏使人復以綱常名節絕其後是臣視一官甚輕而櫬視臣官甚重臣視櫬甚重而櫬自視則太輕　陛下若蚤放臣歸必無此事臣惟有亟去以謝之而已伏惟　陛下降勅施行奉　聖旨這奏內事情自明左光斗既說君命當遵何又屢疏求去着即出供職該部知道

聖恩愈厚臣命愈薄疏

奏為 聖恩愈厚臣命愈薄懇 天憐愍蚤放生還事臣以親老身病再疏乞歸字字至情非有矯飾奉聖旨左光斗向來忠直朕所鑒知前論見任尚可正以不必控陳着遵旨照舊供職該部知道欽此臣謬蒙 聖鑒又 錫嘉名捧誦再三且泣且媿自惟生平痴愚有之何敢言忠任率有之何敢言直或聖明聰懷往事謂微臣曾犯司晨之鳴併射高墉之悖而謬以忠直許之乎臣佩此 溫諭不敢再有控

陳亦復不忍煩聒勉就醫藥稍冀痊可便勉扶疾入
朝即不能少效論思亦欲藉此補過無奈炎上之
症兼以潤下溫凉雜投補瀉兩誤近腹脛大如腰腹
削如臂耳聽無爲有目視一爲三蓋未到始衰之年
而已有臣親老耄之徵矣臣親千里外聞之必倍增
懷感伏枕思維支離一身竊恐忠孝兩無所著尚復
能彈冠振衣從九列後以長事　陛下乎臣幸遂
陛下堯舜之君遭際特達不減夔龍之遇而陰陽之
患天實爲之臣之不能畢忠直以長事　陛下也豈

得已哉臣所以自假命薄也臣常奉教君子矣難進易退四字臣毋以勸人豈肯自背近見臺省中留臣者多與元輔冢臣同類獎飾夫元輔冢臣身係安危道關否泰自宜勉留臣非其人也人各有至情若使人去亦去人留亦留臣之自處應不如是　皇上留臣之身不若安臣之心全臣之官不若全臣之節臣孤負　聖恩罪當萬死臣無任哀籲呼號迫切待命之至　聖旨屢諭已明左光斗着照舊供職不必再陳

臣病難痊臣心愈苦疏

奏爲臣病難痊臣心愈苦懇　恩憐放以保餘生以

全微命事臣以遭讒待罪之身兩次乞歸未蒙　顯

斥反加瀰滌　温綸之及至再至三其於臺省各衙

門章奏　批留者復不下數四　皇上之　鑒微臣

者至矣盡矣臣亦具有心知敢不仰承　君父之命

俯答同朝之私惟是臣積勞受傷已非旦夕呻吟伏

枕自夏徂秋飲食失常形神枯削兼以八十歲之老

親三千里外之懸望方寸已亂藥餌罔功初猶醫病

旣乃醫藥臣之餘生臣猶厭之而不蒙　聖憐曾以
臣留尚有所用耶臣自分審矣臣在言路久孤行一
意不能苟同於人卽亮臣者多而不亮臣者亦復不
少命在磨蝎欲以何尤惟有退而讀易庶幾無咎無
譽宜去一也臣生平不敢妄自菲薄恒以古道待人
而人心如面挑撕煩興將使　聖明之世有莫赤匪
狐莫黑匪烏之象携手同車猶以爲晚宜去二也
聖朝多闕諫書未稀而臣竊西臺不能於　國體士
氣有所救正且使　聖明之世有善不可爲惡不能

免之懼宜去三也有此三宜去臣即無病猶不能終日俟而况岌岌乎有性命之慮哉邇日爾臣楊前者動以大義來相勸勉臣未始不服其言而不敢自得於心宋臣胡國安有言去就之幾如人飲食饑飽寒温必自斟酌不能决諸人亦非人所能决臣今日支離困頓只求一去唯　皇上爲臣决之而已　聖旨屢旨諭明昨又於家鄉疏中諭令安心供職着遵旨即出不得再陳該部知道

科臣忙亂失常驚疑太甚疏

奏為科臣忙亂失常驚疑太甚謹平心直剖以祈
聖鑒以質公論事臣前因鄒維璉調部一事宵人謀
搆觸恨傅櫆硬指臣與魏大中薦用致疏論劾謀者
曰維璉有清望恐不足服人詭而托之汪文言其意
以為非汪文言不足動魏忠賢之怒非忠賢之怒不
足以殺臣與大中蓋與傅繼教等客謀安排非一日
矣臣早覺之故於初疏便指出因璉致恨之原末點
傅繼教一段冀動其良心稍畏名義而櫆改口不認

維璉而認繼教其心良苦臣又於　請告疏再規以得意之所勿再往快心之事勿再試以冀感悟而櫆又不應其心愈苦及櫆再疏呶呶臣求去之人一切付之公論不復有言矣乃近日舉　朝請劍誅東厰太監魏忠賢中皆指及交通舉　朝臣工不自疑而櫆獨自疑已可異矣及御史房可壯明白指出而櫆忙亂愈甚疏辯御史語復侵臣若深恨於臣之初疏發傅繼教之隱情者噫是何不自反而尤人也夫舉　朝臣工何以不疑他人而獨疑櫆也櫆當反而自

求其故矣何也傳繼教者東厰之理刑也出身書役
嘗爲較尉忠賢喜其深藏黠猾善刺人陰事以理刑
屬之一亡賴棍徒累貲數十萬從何處來毋論江右
京師籍貫絕不相蒙即眞屬同胞而托身權璫不
當有司馬牛之憂乎科臣認爲宗兄以致繼教外張
省焰內借璫威關提線索代報恩讐小而甬役大而
縉紳無不人人重足象憂亦憂象喜亦喜欲使人不
言不可得也繼教又目認傳應星爲兄弟應星者名
爲忠賢之甥寔爲忠賢之子兄以及兄弟以及弟而

應星之妻崔氏又與奉　聖客氏之子之妻為兄弟合門骨肉一姓通家急難在原借之禦侮欲使人不言不可得也一疏而典　詔獄再疏而轉　綸條而虔劉倏而停毒莫不節節當機矢矢入彀胸藏陰符之經口稱顯明之道欲使人不言不可得也臣參繼敎舉于朝叅傅應星等則難如拔山纔論汪文言則捷如應响同在交戟之下不蒙　一視之恩欲使人不言不可得也寒心崇監變色參乘此義誠不可望於今日讀孔孟書觀近臣以所主觀遠臣以所為

主應自了然攏任忠賢之房見在箔子街不但先宗有兄抑且居亭有主以殺嬪爲房租以告密爲贄禮欲使人不言不可得也凡此數者明白顯著昭然耳目之前人人知之人人能言之譬如物在喉間必吐乃巳臣豈能强之使言亦豈能禁之使不言哉且攏之言又誰使之也　朝臣之論忠賢也兒童走卒無不加額而攏以爲舉　國若狂此言未可令士大夫聞也至汪文言者非奸細之傅養全非閣子之應星非闖私之繼敎臣若與交何須夜聚曉散伊若能通

內何至朝發夕拏臣之一身自有本末臣與畫何策招何權引用何邪人受何賄賂若有的據願明白指陳臣引頸就戮無悔即或鍛鍊文言搆興大獄臣坦腹受之不懼漢侯覽不殺李膺杜密明王振不殺劉球黄璘乎周內之下何求不得一任檝爲之嗟乎善媢者必於寵善集者不於枯世固未有有其事而無其功者也臣不支呼吸霜露之魏忠賢不支咳唾生殺之傅繼敎而支首領不保之汪文言臣愚不及檝遠矣且檝之言三四變矣始叅維璉繼而誦之始叅

大中繼而救之始附忠賢繼而叛之　明旨所云屢疏更端或謂是歟惟其言曰不幸與繼敎支派相屬自是惕心之萌從此倒戈忠賢火攻繼敎同心討賊大義滅親人當有亮之者似不必吹吹尤人爲也臣求去之人不願有言見擲再疏相煎不得不一言以備九卿科道之議終不敢盡言以辱士大夫也惟

聖明垂鑒焉

忠毅公文集卷之二終

先忠毅公文集跋

此先中丞殺身成仁禍同朝而延三族者也猶偏覇焉見且却走尚欲公之以遺天下後世過矣雖然劉氏安晁氏危本聞晁危而安劉大計竟不傳於當代且　聖天子華袞之隆翻嚴斧鉞而執政請　恩諡劍不遺餘力焉非即爲此數行諫書耶一片寃忠映照今古雖仇者欲殺欲剖不忍藏諸名山投諸水火況子若弟乎記曰有善而弗知是不明也知而不傳是不仁也不明不仁予罪滋大先是訟寃　闕下刻

有數篇因貧斧賈絕不倫不備臭味諸君子欲竟厥
成後死之身猶在敢煩故人遷延數載今始授梓中
有典兵三十二斬諸疏錄中丞單騎就道稿藏不肖
時戒心瑨禍遂付祖龍免禍焚草草焚而禍不免傷
哉力搜其遺稿如許耳蓋秦焰方熾魯壁僅存惟讀
之者意逆焉
前浙江巡按御史不肖弟光先泣書

跋言

嗚呼　忠毅夫人罹膺塯禍闖賊踰出都時以邏卒四布生平著作家人盡付祖龍即二魏交通三十二可斬疏亦不復存傷哉餘可知已　侍御叔父蒐輯諸稿初刻自閩署嗣緣寇亂頻移散失不孝輩再刻於金陵適遘鼎革之會泛宅浮家不能攜歸故土且又失之目今行世乃粵東所率就者合計三經剞劂究未成一善本無論繕寫匪工格式失體兼以陶陰焉馬之訛翻害意義雖予兜訾文獻矣不孝　材痛玆

手澤益增顏汗今敬加校訂重付鋟槧非敢有異前
錄庶他時國史家乘採擇者或不誤焉爾

不孝季子國材泣識